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四十八 史部

梁書卷二十七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眞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

起兩間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於道素襲袞衣

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寵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旣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

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旣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鐘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産終長對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

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
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為士友所
重如此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
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
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
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
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
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為中書侍郎給事

黄門侍郎揚州别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為吏部郎參選事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為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竝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纘早慧十歲通經為童子奉車郎卒

到洽字茂㳂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彦之曾孫祖

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絶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洽溉竝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洽溉倶蒙擢用洽尤見知賞

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侍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詔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

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為臨川内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為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毋憂去職五年復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

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當時肅清以公

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

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

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别也七年出為

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

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

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

陸太常殂歿今兹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

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内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懐

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徵國子博士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遥光引為撫軍行參軍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為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為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

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黄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宫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

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黙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

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
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為國子博士常侍
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兖州事大通元年
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
子為舉哀賻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顒監護喪事
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兖信至明常侍遂至
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
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

非顯外迹得之冐懐者葢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儀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

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奐女奐為
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為鎮北長史河南
太守奐誅叡并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
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隷書為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
任昉竝稱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公
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秘書郎太子舍人司徒
主簿秘書丞鈞在職啓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為目録又
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别為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

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宫書記頃之遷給事黄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宫置學士復以鈞為之公事免復為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為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閉閤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刼盜皆奔出境甞禽刼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刼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曰知

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尫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黄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闕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

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尋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遥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

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於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啓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

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褢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褢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宫以褢為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宫家令知金華宫事七年出為鄱陽内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

五色幡旄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修城隍為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

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讐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為吏部郎遷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二年侯景舉兵圍宫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

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等戰於松江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静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梁書卷二十七

梁書卷二十七考證

陸倕傳祖子真宋東陽太守○東陽南史作海陵

殷鈞傳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為品目○法監本訛注今從南史

迴然一身宗奠是寄○迴字疑訛

陸襄傳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南史無有字

梁書卷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四十九 史部

梁書卷二十八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 凡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 弟夔 魚弘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

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遥昌引為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遥昌為立碑使邃為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遥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遥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以

為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邃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邃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云裴邃多大

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為始安太守邃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吕僧珍曰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邃拒焉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為游擊將軍朱衣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廪盈實省息邊運民吏

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為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邃為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

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邃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郛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絶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鄭城汝頴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邃勒諸將

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邃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為政寛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為南兗除長

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閤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黄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為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黄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

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邃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大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假節飈勇將軍頳州刺史士民夜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為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以為譙州刺史又還為左軍將軍出為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員外

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謚曰恭子畿累官

太子右衛率儁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戳力戰死之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遼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横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

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為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横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横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横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横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為河東內史

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還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户又隨僧辯追景平郢魯江晉等州恒為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横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隷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綱承制以之横為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

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横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没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荆州亶留京師為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

封十郡為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為宣城太守尋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為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為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

年出為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為通
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
出為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
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
轉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
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
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
張澄竝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

亶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馬兩軍旣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

改為南豫州以亶為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克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為人美風儀寛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

曰是臣從弟高祖知謚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亶歷為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禄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竝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諠損諠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諠與弟損帥部曲入城竝卒圍内

夔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為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為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為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黄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亶為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七年徵為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

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内築栅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為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

和東兵以出軍無私馬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顧達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顧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戸中大通

二年徵為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為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漑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

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强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為侯

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
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
四妾章於王阮竝有國色淵明没魏其妾竝還京第譒
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
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所謂四盡
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
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平生但歡樂富貴

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絶遷為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為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為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為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為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為輕車南平王長史

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
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為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
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亶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
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
累為藩佐竝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
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
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
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奬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奬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

王偉送於京師還為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為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懐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

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沉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梁書卷二十八

梁書卷二十八考證

裴邃傳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南史作冀州刺史徽

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嘆○咸南史作咸應從之

之高傳合討陰陵盜賊平之○合南史作令

夏侯夔傳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願南史作顯

韋放傳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普通八年南史作大通元年　臣人龍按高祖本紀大通元年冬十月庚戌

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内屬不載放帥帥會

仲宗事蓋兩書所以互異者普通改大通在是年三

月間故或作普通八年或作大通元年而放之帥帥

或又在未改元前也

梁書卷二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五十 史部

梁書卷二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

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别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輙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稱

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髙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

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凡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為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冠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

祖皓斬綌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内應皓敗辭
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
往晉熙京師虚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
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應直取王
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
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後事不果與弟祈陽侯通理竝遇害乂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為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乂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

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冦乂理聚賔客數百輕裝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為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旣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

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
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
辭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収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
應賊者因間刼㑹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
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収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
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
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為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

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為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為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蓄養驍雄金帛内盈倉廩外實四年

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為使持節都督荊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為

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為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為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為丹陽尹四年為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為庶人頃之復封爵

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

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安南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

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旣久内外斷絶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内遂至交

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究聞問
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
雖知其狀未諭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覿訪咸云罄應接
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罄未識大體
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愚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
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旣有書問雲雨
傳流嘷喈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耻創巨痛
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强天讐未雪余爾

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史將奈國宪未遑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冦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

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
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强密
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
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懐安二
侯以為名號當陽有事克掣殊療備境策閒征伐復致
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
景卒承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
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

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内𤅢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謡溥彡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瀰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畧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

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著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饟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俟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

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谿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

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収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収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

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為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顔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户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

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邑五百户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

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户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没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賫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

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為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為念也事未遂而為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屛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竝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梁書卷二十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高祖三王傳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淑南史作昭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　八南史作七

臣人龍　按高祖紀係天監七年九月事南史是也

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南史無嘉字

與弟祈陽侯通理並遇害乂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

○監本缺通字閣本訛乂為通　臣人龍　按南史通理

字仲宣今各補正之

封建安縣侯○建安南史作安樂

邵陵攜王綸傳權攝南兖州○南兖南史作南徐考本

紀不載兼攝事

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確南史作

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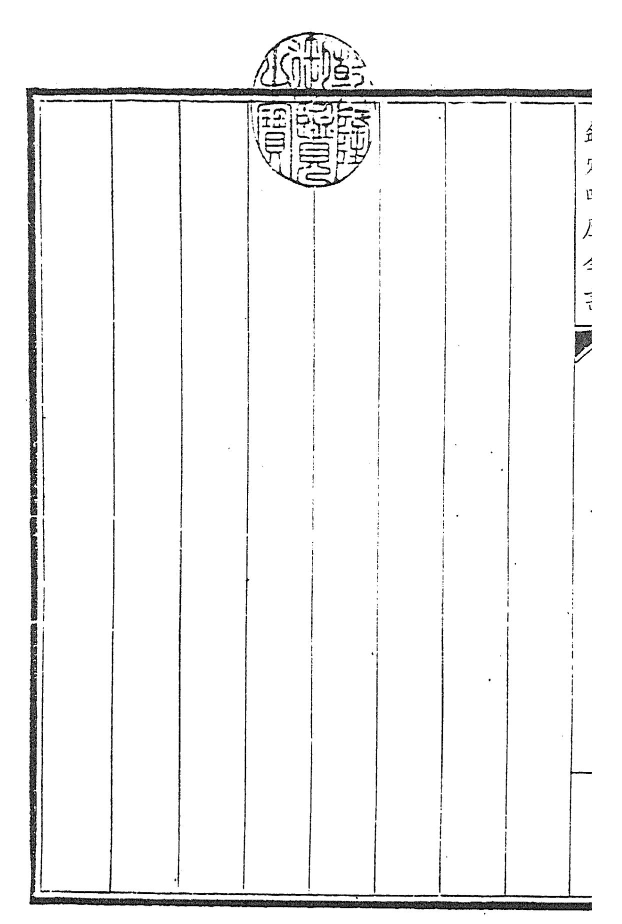
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律南史作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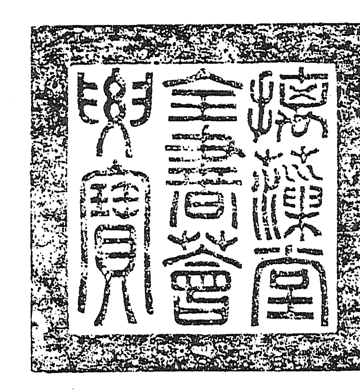
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者南史作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二十七第二頁後四行爾得海上之名刊本得訛等據毛本改

卷二十九第三頁後四行安可以動刊本可訛有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梁書卷三十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

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兎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

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為南兗州刺史引為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

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棫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

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㫚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欵鑒其愚實干犯之㝝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

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賔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吴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吴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為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

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勑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刋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

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若飢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為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

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諡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

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内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為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為吳

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為府録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

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
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
表韓繢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末齒二臣協實無
慙兩士即名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
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
衰久在省闥内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

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竝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使舉哀謚曰温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

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晩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為安北中録事參軍帶剡令以母憂去職王為丹陽尹起摛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

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别春坊盡學之宫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説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横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説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宫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

卿為我臥治此郡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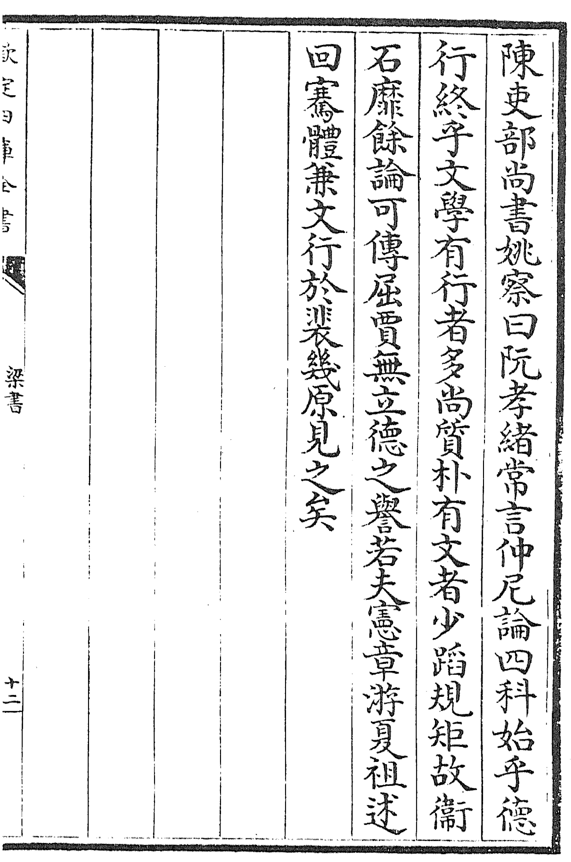
宗未審姻今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畧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

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為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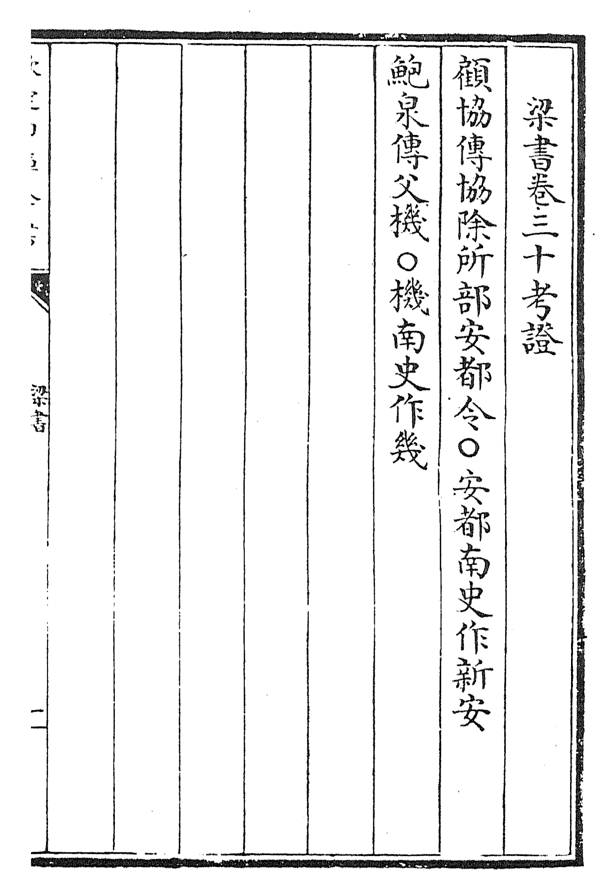
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乃為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郢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蒱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

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閶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
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
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黄鵠磯
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
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
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
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
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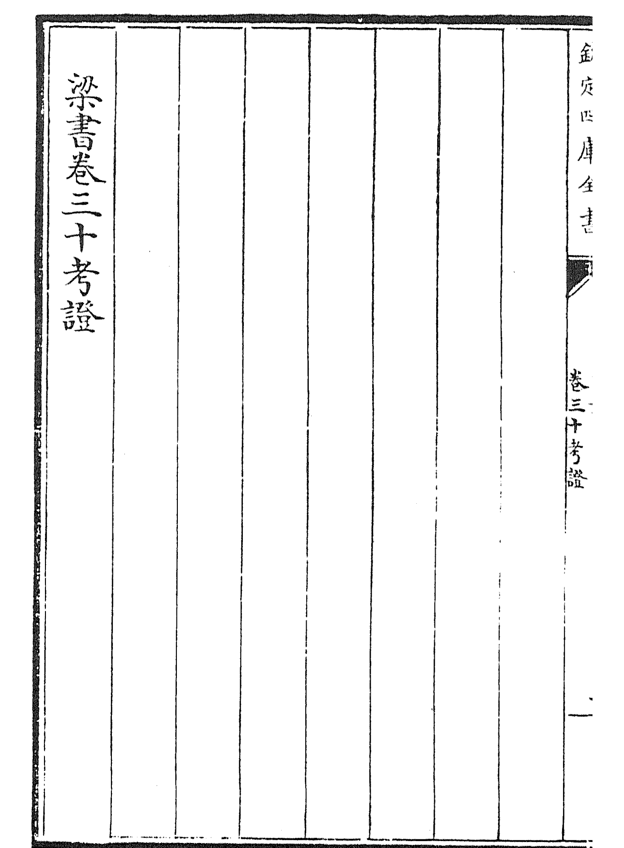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



梁書卷三十考證

顧協傳協除所部安都令○安都南史作新安

鮑泉傳父機○機南史作幾



梁書卷三十考證